



被偷走的

STOLEN LOVE

刘志学 / 著

爱情

一家名叫“两棵树”的餐厅，只有一张桌子，
每次只接待一对恋人……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014042746

1247.5
3747



被偷走的

STOLEN LOVE

刘志学 / 著

爱情

一家名叫“两棵树”的餐厅，只有一张桌子，
每次只接待一对恋人……



北航

C1729204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3375103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被偷走的爱情 / 刘志学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5143-1807-4

I. ①被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31038号

-
- 作 者 刘志学
(<http://weibo.com/sunson818>;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xxp>)
- 责任编辑 张桂玲
-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-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- 邮政编码 100011
- 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- 网 址 www.1980xd.com
- 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
- 开 本 710 mm × 1000 mm 1/16
- 印 张 17.75
-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- 书 号 ISBN 978-7-5143-1807-4
- 定 价 31.00元
-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第一章 2009 年的第一场雪 /001

1. 北京在下雪 /001
2. 落魄而不掉价，这叫范儿 /003
3. 钱不是问题 /005
4. 你还真鸡贼 /008

第二章 闺蜜失踪 /011

1. 你也就是个“化粪池” /011
2. 再进家门打折你的腿 /014
3. 帅哥，拎拎清楚 /015
4. 在雪夜里悄悄郁闷 /017

第三章 四九城冻成了冰疙瘩 /020

1. 你把我的菜偷啦 /020
2. 天冷得人肝儿颤 /024
3. 替哥在这儿堵着 /027
4. 因为有你才温暖 /030

第四章 德子的秘密 /034

1. 北京是最牛的交易市场 /034
2. 让她先美着吧 /036

3. 瞧这事儿闹得多窝火 /039

4. 妈可不是乱认的 /041

第五章 悲催年终 /046

1. 今夜无家可归 /046

2. 我以后会被淋湿吗 /048

3. 夏奈尔剩女 /050

4. 客串男友 /052

第六章 前世的风 /055

1. 所有的过往都成了泪水 /055

2. 砸了锅的情人节 /058

3. 买了房子还是你的人（正月初一） /061

4. 门外来了前“女友” /062

第七章 北京不是沈园 /065

1. 爱情无限好，可惜挂得早 /065

2. 绝对的绝活儿 /067

3. 问题是我没当过演员 /069

第八章 男女间的爱情很小 /072

1. 郑小凤现身 /072

2. 一条悬赏消息 /074

3. 情敌不期而遇 /076

第九章 天上掉下十万元 /080

1. 女人不在乎你不是问题 /080

2. 天哪！不会吧 /082

3. 掘到一大桶金子 /085

第十章 爱至成伤 /088

1. 再生气也不能玩儿失踪啊 /088
2. 爱，直至成伤 /090
3. 每个角落都是你的身影 /093

第十一章 谁是谁的那棵树 /096

1. 天上不会再掉热狗 /096
2. 你是美人儿，我可不是英雄 /098
3. 谁的苦楚谁知道 /099
4. 戛纳，两个人的“海岸棕榈树” /102

第十二章 摘掉面具的郑小凤 /106

1. 怎么会是马二梅 /106
2. 北京连个拥抱的地方都没有 /108
3. 我就去栽那“两棵树” /111

第十三章 遇上讨债的了 /115

1. 你太有才啦 /115
2. 你的“两棵树”近在眼前 /118
3. 一板儿砖下去您踏实了吧 /120
4. 这就算是开始创业了 /123

第十四章 市调三人行 /126

1. 重点抓吃喝 /126
2. 谁顾得上想你啊 /129
3. 搭讪就是有目的地说废话 /131

第十五章 哪辈子欠了你的债 /134

1. 再顶啥雷我绝对路人甲 /134

2. 夜幕中的“卖花郎” /136
3. 不跟瘪三轧闹猛 /138
4. 先生，来杯“咸狗” /141
5. 爱情也就三个字的事儿 /145

第十六章 耳语行动 /149

1. 女孩儿有压倒性优势 /149
2. 今夜的时光这么沉醉 /152
3. 她爸爸干官差 /155
4. 您这不是逗闷子嘛 /157

第十七章 现实很骨感 /160

1. 忙到没有第六感 /160
2. 这纯粹是误会 /163
3. 道儿！比啥都金贵 /166
4. 就怕美女有文化 /169
5. 正缺阳光呢，你就让哥灿烂了 /172

第十八章 北京也就是个地名 /176

1. 今夜的雨中，我在听坝 /176
2. 在北京，爱情就是黄天大梦 /179
3. 我掐着他的七寸呢 /181
4. 为我设计一场“艳遇” /185

第十九章 谁在忽悠谁 /188

1. 小子，算你狠 /188
2. 我又怀了他的孽种 /190
3. 这不是两年前的日子吗 /193
4. 在“时光倒流”中修复爱情（六月八日） /196

5. 光临“两棵树”的神秘人物 /199

第二十章 纠结了就去“两棵树” /203

1. 织来织去的“绯闻围脖” /203
2. 男人活的就是这口豪气儿 /206
3. 肯定还有什么蹊跷事儿 /208
4. 幸福的味道 /211

第二十一章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/214

1. 问题是你怎么感谢我 /214
2. “円族女孩”的梦幻纳兰 /216
3. 无言的结局 /219
4. 你的大麻烦来啦 /223

第二十二章 我们都在伪装 /228

1. 您这不蒙事儿嘛 /228
2. 谁能证明你俩的关系 /232
3. 在我地盘这你就得听我的 /235
4. 哥哥我明人不做暗事 /237
5. 嘴在逞强，泪在投降 /241

第二十三章 每一步都是天涯 /244

1. 为什么要来北京啊 /244
2. 我的忧伤错落有致 /246
3. 她可能牵扯一个惊天大案 /251
4. 德子身后站着马二梅 /254

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神话 /257

1. 花开的瞬间只有一次 /257

2. 这咋又犟上了 /260 “两” 去掉了“两” 第12章
3. 爱情存折 /263
4. 你是我守候的温柔 /266 “两” 去掉了“两” 第12章
5. 四季很好，如果你在 /269 “两” 去掉了“两” 第12章

尾声 /272

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章一十二第

1. 可重以可受少全育 /274

2. “两” 去掉了“两” /276

3. 两” 去掉了“两” /278

4. 两” 去掉了“两” /280

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章二十二第

1. 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/282

2. 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/284

3. 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/286

4. 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/288

5. 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/290

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章三十二第

1. 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/292

2. 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/294

3. 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/296

4. 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/298

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章四十二第

1. 来重以可受少全育 /300

第一章 2009 年的第一场雪

1. 北京在下雪

“工作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找不到工作！”坐在刚刚租下三天的小屋里，项阳眯缝着小眼睛，往窗外的院子里望下了两天一夜的大雪，眉头皱得像核桃皮。怀里抱着的磨砂壳子笔记本电脑，是目前他和刘语非最值钱的家当。

“别再发简历了。打来电话的不是让我推销保险，就是要我推销化妆品，没有一个正经工作。再说，我根本没打算在北京长待，你别费劲儿了，累不累呀？”刘语非坐在靠着后墙的床上，边说话，边捂着被子发抖。

坐在木椅子上的项阳扭过头去，看了刘语非一眼，又开始发感慨：“累，看着这白晃晃的一大片，累得眼晕。非非，你说什么时候最累？我现在才发现，闲着最累。走，踏雪寻梅，转通惠河去！”项阳说完，把笔记本往靠着床头的桌子上一扔，也没关机，就去拽刘语非。摸到刘语非的手，却惊得差点儿跳起来：“非非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冷吧？”

刘语非吸溜了一下鼻子，说：“不冷。到了北京，心里暖和。唉，天安门都没顾上看呢，就下起雪来了。”

“走走走，北京，我来过N次了，大概还知道路。闲着也是闲着，咱这就在雪景里去看天安门。我知道的，顺河坡走一段儿，往北一拐，就是地铁一号线。钻进去，就到天安门城门楼子下了。”项阳硬把刘语

非从被窝里拽出来，把自己的厚羽绒服往她身上一套，随后，拔了电热毯的插座。

虽说刚进十一月，但通惠河已结了层薄冰，雪落在冰面上，一层层地往上堆积，一眼看过去，哪儿是水面，哪儿是河岸，分不清楚。这场大雪，让整个世界都和这条河一样，混沌成了一个模样。

出了他们租住的小院，项阳和刘语非把手拢在棉衣口袋里，顺着河岸往前走。

风在黎明前就消停了，雪仍静悄悄地地下着。几株脱光了叶子的老杨树，立在河岸边，枝杈向天，接着垂直落下的雪片。有的接住了，堆积在树枝上，越积越厚；有的没接住，就落在地上，等着被人踩踏或者天晴了被清洁工扫走。但不管如何，太阳一出来，最终是要化掉的。

“2009年的第一场雪，”

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。

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，

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。

漆黑天空好比一声叹息，

只可惜，必须上路创建我价值，

不想解释我要担当的压力。

祝福你，祝福你……

一阵略显沙哑的歌声传来，让项阳和刘语非一齐把目光转了过去。

离他们有十多米远的河岸的台阶上，有一个分不清是男是女的人，抱着一把木吉他，边弹边唱。那歌声，没有刀郎的沧桑，却有唱歌者的悲怆。“嘭嘭嘭”的伴音，像在往雪地上砸。奇怪的是，他把刀郎的“2002年”改成了“2009年”，把“更晚一些”改成了“更早一些”，而且，翻来覆去就唱开头几句，唱到“忘不了把你搂在怀里的感觉，比藏在心中那份火热更暖一些”时，就又翻到“2009年的第一场雪”去了。

刘语非听着这不是在唱、几乎是在哭的歌声，忽然抹了一下脸上

的落雪，扭过头来问项阳：“哥，你以后会让我成为‘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’吗？”

“什么话啊，”项阳边说，边摸出前天才办的公交一卡通，晃了晃说，“地铁，两块钱一趟，几分钟就发一班。这个新办的交通卡作证，我对你，这辈子就发一趟车，而且有去无回。非非，你这是咋了？一个神经病就能让你这么过敏。”

走近了，半人高的“雪”堆在那里，旁边，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“燕京生啤”的绿瓶子，上面堆着落雪，看来这人在这儿坐了很久……

2. 落魄而不掉价，这叫范儿

2009 年的第一场雪的确“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”。这才刚进十一月，农历才到九月，离三九天还远着呢，但从夜里开始的这场大雪就告诉你，北京的冬天真真切切地来了。

项阳正在肚子里琢磨着，身后的“2009 年的第一场雪”却戛然而止，木吉他急促地“嘭嘭嘭”发出了几个音符，接着，地上站起一个棉花垛一样的人来：“谁？谁……说俄是神经病？谁说俄是神经病？俺？你们这些人啊……懂不懂艺术？俄……俄跟你说，俄是歌手，俄是著名乡村音乐原创歌手江羽！听清楚了！俄是著名乡村音乐原创歌手！”边说，边拨拉着吉他弦，甩着一头长及后背的头发，头发上的积雪，落在了他身上套着的几乎盖住膝盖的大毛衣上。那一口的陕西话，就像小品里郭达说的那样，每个字都是吼出来的。

一股酒气扑面而来，熏得项阳耸了耸鼻子，刘语非吓得直往他身后缩，却悄悄地摸出了她从不离身的卡片相机，嘴里嘀咕出一句只有项阳才能听到的话：“哇塞，个性啊……”

“2009 年的第一场雪”又吼上了，项阳又看了一眼这个名叫“江羽”的“著名歌手”，拖着刘语非，加快脚步离开了。

每走一步路，脚下的积雪就“咕”地响一声，快要往京通高速路上拐弯儿了，项阳忽然绷不住笑了：“著名歌手江羽？呵呵……典型一落魄

青年外加失恋抓狂综合征，就这，也值得你欣赏？你刚才说什么，个性？嘿嘿……所谓个性，那是以前的说法，后来称之为‘非主流’，到现在，就叫‘脑残’啦。就这，也值得你大呼小叫的？刚才偷拍的什么，翻出来我看看。”

“什么什么啊？你别看他邋里邋遢，看到那个倒三角了吗？他穿的那件毛衣，Prada！普拉达！品牌！意大利的！落魄而不掉价儿，这叫范儿，这就是品位，懂不懂嘛！”刘语非边说边摸出了她的卡片相机，翻出来一张光有身子、没有脑袋的照片，只看见肩头上顶了两团雪，下边露出的毛衣，是浅灰色的。

“哈哈……蹲着像个北极熊，一站起来雪掉了，也就一虾米挎了把破吉他，还让你给切了脑袋，有点儿《西游记》里虾兵蟹将的范儿哈。不过，刚才那个‘俄俄俄’的家伙，听着像是陕西汉子，头上咋没有裹个白毛巾，吼上几句信天游？唱什么‘第一场雪’？乱抒情。哎哎，那个倒三角呢？我怎么找不到？”项阳边取笑江羽，边伸着脑袋看相机的显示框。

“偷拍的嘛，唉，角度没选对，Prada的牌子没拍到不说，构图也不好。不过我看得真真切切，一点儿没错。唉——Prada虽说是欧洲百年老品牌，但还不是我最欣赏的。你不是早就知道嘛，法国巴黎那位‘针织女皇’——索菲娅·凯瑟琳，那才是我最崇拜的呢！可惜啊，咱这次来，‘冬之韵——索菲娅·凯瑟琳针织作品主题展’没看成……”刘语非边说，边把相机收好，“雪一停，我就得去办签证！我给你说哈，你藏我的护照也没用。”

“非非，法国……非去不可？”项阳陪着小心问，声音小得似乎只有他自己能听到。

“那当然！要不然，我干吗冷呵呵地陪你在那个寒窑里冻冰棍儿啊？早回新乡了。”刘语非餓了项阳一句，接着嘀咕道，“这个死小凤，来北京前还说得好好的，到北京西站接咱们的，这都两天了，手机咋就一直关着？该不会出了啥事儿吧。”

刘语非所说的“小凤”，是她上大学最铁的姐们儿，绝对的闺蜜，

叫郑小凤。两个人临在新乡上火车前，郑小凤还发短信来：“亲爱的，到北京后，我先领你和‘小肥阳’去吃‘东来顺’，暖和暖和！”三个人在大学时就认识，刘语非和项阳一路走来的“爱之路”，郑小凤也是最先从刘语非那里得到的第一手情报，所以，从第一次见到项阳，郑小凤就奉送了项阳一个“小肥阳”的外号，因为这，后来还让有点儿“护犊子”的刘语非追打过几回，郑小凤则说她“有了‘小肥阳’，连闺蜜都甩了，典型的重色轻友”！但现在，怎么郑小凤就跟消失了一样？发短信不回，打手机永远是“您所拨打的手机已关机”……

“不管找得到找不到凤丫头，不管她能不能帮上我，我都要去法国！”刘语非走在通惠河的河坡上，顺手抄起一团雪，往通惠河里一甩，然后，忽然张开双臂，冲着漫天的大雪喊道：“Sophia Katherine——我亲爱的索菲娅·凯瑟琳！早晚有一天，我要去朝拜你——”

“朝拜你”三个字刚一出口，刘语非脚下一滑，差点儿跌翻。项阳赶紧上前扶住她，一脸沮丧地说：“上坡呢，路滑，小心！”

3. 钱不是问题

从前门到午门，走了一个来回，又回到天安门广场。本来，项阳还想领着第一次来北京的刘语非去故宫转转，但落着漫天小雪，实在是太冷了，而那个庞大的城堡，又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看完的，所以，兜了一天风，项阳和刘语非坐上一号线地铁，回到了他们租下的那间小屋里。

雪已经停了，但天仍阴沉沉的。

两个人刚进院子，就听见一个尖细的嗓音在嚷嚷：“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，跟我耍哪门子鸡贼啊？不就一千八百块小钱儿嘛，还真就拿不出？”

“马大姐，我媳妇刚走，把钱都带走喽！忘了留房租。您看我这脑壳，做啥子都不灵光。马大姐哎，能不能……这个……这个……等我这月工资发了，就……”说这话的是四川人范亮，刚搬进来时，项阳和刘语非

就认识他了。

范亮唯唯诺诺应付着的这位“马大姐”，名叫马二梅，是这个院子的房东。

刘语非刚把门打开，还没顾上开灯，就听见马二梅嗓门儿更高地打断了范亮的话：“您这不跟我逗闷子嘛。等您老这月发工资了？哎哟嘿，新鲜！这算哪门子事儿嘛。要是这一院子几十号人都让我马二梅等，那你们一个个不都成了爷？敢情，我还得等您这一群爷方便了再来收房租不是？末了儿，我成三孙子了。那不成！今儿您给一痛快话儿，有钱，就继续在这儿待着；没钱，立马儿卷铺盖给我走人！”

范亮的声音很小，但还是让项阳和刘语非听到了：“马大姐，我身上真的没钱……这个……这个……有头发，哪个去装秃子哦？你就高抬贵手吧。要得不？下月发工资，也就是……也就是十天半月的事儿……”

“这大冷的天儿，满地的雪，范大哥要是真交不出房租，别真被赶出门去啊……”刘语非听着马二梅刻薄的话，替范亮担起心来。

项阳把灯打开，把电热毯插上，对刘语非说：“我过去看看。非非，你先上床去暖和暖和，我待会儿回来给你做饭。”

这是一座两层带走廊的小楼，每层一溜儿十几间房。项阳、刘语非和范亮他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零碎住户，住在二楼。一楼，被范亮当着大厨的那家酒店给包了，住的全是酒店员工，一间房四个铁架子床搭的上下铺——他们也算是范亮的同事吧，这会儿全都上班去了，马二梅大声嚷嚷时，没一个人上来。

天还没黑透，但光线已经很暗了。二楼走廊里，飘进来不少的雪。项阳走出屋门，小心翼翼地踮着脚，来到隔了一个屋门的范亮房间里时，马二梅仍卡着水桶腰，伸着短粗的胳膊，指着范亮，嘴巴刀子一样：“我说嘿，你连一个月六百块小钱儿的房租都拿不出来，充的什么大瓣儿蒜？跟楼下那帮丫头小子住一起多乐和，干吗非要一个人住一间房？这不吃饱了撑的？我告诉你，昨儿我都赶出去一个不靠谱的大爷啦，天天

抱着个大肚子琴打漂儿，喝醉了就哼哼唧唧地吼。年轻轻的，正经事儿不干，天天弹着个大肚子琴瞎吼，在地铁过道里骗人钱不说，还乱搞女人，什么玩意儿？”

弹着个大肚子琴瞎吼？马二梅说的该不会是自己早上和非非出去时，在通惠河边又哭又唱“2009年的第一场雪”那位“著名歌手”陕西小伙子江羽吧？看他蹲在地上时，身上积了那么厚的雪，扔了那么多酒瓶子，难道他在河边待了一夜？项阳正想着，马二梅的嗓门又高了八度：“嘿嘿嘿，有点儿出息好不好？吸溜儿什么鼻子啊？大老爷们儿，也不嫌寒碜。我今儿告诉你嘿，您要是麻溜儿拿出钱，咱啥事儿没有；您要是拿不出钱，别怪我反贴门神不对脸儿！”

“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他没钱！”马二梅正吵吵着，项阳说着就进门了，他看见范亮眼里噙着泪，正蹲在地上挠头。

“哎哟嘿！‘问题是他没钱’！说得灯草似的轻巧，没钱怎么着就不是问题啦，没钱怎么着就不是问题啦？没钱就甭住房子，没钱就给我走人！”马二梅一看项阳进门了，又卡起了水桶腰。正嚷着，一沓钞票戳到了她鼻子底下。

项阳靠在门框上，边给马二梅递钱，边说：“马大姐，仔细数数，一张一张地数，慢慢儿地数，看够不够一千八。”

范亮伸出食指，顶了顶架在又高又直的大鼻梁上的一副近视眼镜，愣愣怔怔地站起来，抹了一把泪，满脸感激地看着项阳。

“嘿，这年月哈，还真冒出来个及时雨宋公明啊。得了，算您范亮遇到贵人了。房您照住。”马二梅说完，转过矮胖的身子，对项阳说，“管您这位爷是哪路神仙，到我这儿，就得规矩着点儿。那个啥，身份证我已经看过了，让你俩办暂住证，去办了吗？跟您一屋的那位，是你的傍尖儿吧？小心派出所查夜！末了儿要是让人家摁床上，别怪我没打招呼。”说完，抬腿就要走。

“嗨，马大姐，先别走啊！”项阳一把拽住了马二梅。

马二梅停住了脚，挺了挺短粗的脖子，仰了仰脸儿问：“钱都给了，还孵啥么蛾子啊？”

“打收条啊！”项阳说着递了一支笔给马二梅。他眼睛扫了一圈儿，看到床头的桌子上放着一摞白纸，“嚓”地撕了半张，递了过去。

“哎哎，做啥子嘛，那是我的草图！”范亮边说边去拦项阳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半张纸被项阳递到了马二梅手里。

“哼！怕老娘赖账还是咋的？”马二梅边嘟囔着，边“刷刷”地写了收条，递给了项阳，又问，“您怕我赖账，就不怕他？不让他给打个借条？”

“呵呵……借条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谁打的。马大姐，您走好。不送！”项阳把收条递给范亮，下了逐客令。

4. 你还真鸡贼

“韩姐她……什么时候走的？”马二梅走后，项阳看了一眼摆在床头桌子上的那个范亮天天实验“艺术面包”的电烤炉，又望了望坐在乱七八糟的床上叹气的范亮说。他说的“韩姐”，叫韩澈，是范亮的妻子。项阳和刘语非住进来的第一天，先认识的韩澈，后认识的范亮。

范亮憋屈得五官都挪了位，抬起头来，又顶了顶眼镜，吸溜了一下鼻子，说：“上午走的。兄弟，你帮哥子解了围，我真不晓得说啥子好嘞。我真瓜哦，你嫂子走的时候，我没想起要交房租。她一说家里缺钱，老子就留了百十块零花钱，剩下的，全让她给带走嘞……”

“呵呵……彼此彼此。你没看我屋那位，对于我来说，也是我的一切。男人嘛，爱一个女人，就得对她好。要不然，还不如去找点儿花花草草供着呢……”

项阳正在说着，被范亮打断了：“哎，兄弟，你一说花花草草，我忽然想起找你讨教嘞。你来看一下，我又想出一个创意，把面包做成花篮的造型，然后挂上墙，是不是有点儿意思？”说着，把刚才被项阳撕掉的那半张纸，和桌子上留着的半张纸拼到一起，是一个古朴、细腻得连一根根篾条都画得很认真的花篮素描。

“还在摆弄你的‘艺术面包’？嫂子不是特反对你干这个吗？”项